

廣四十家小說第四冊

廣四十家小說
第四冊

吳中舊事

郡人陸輔之友仁纂

吳中山水清嘉。衣冠所聚。今其子孫。往往淪落無聞。其遺風餘俗。邈不可致。故因暇日。參記舊聞。凡一百餘事。庶資郡乘之萬一云爾。

李有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為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而少知之者。外與大父晁公善。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於晁公。晁亦清麗。以為珍玩。詩云。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吳王唯魏王。建旗敵到新城旁。霸王心當萬夫敵。麾下蒼皇無羽戕。途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奔津橋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飛秋水空。鸚驚徑渡秋雲闊。奮迅銓鏑汗沾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扶主時。平生主君須愛惜。

□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畧云。昨夜有進士將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可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將不知何自得之。在其孫尋處。程光祿師○吳下人。樂易純質。喜作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

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江州致仕歸。適荆公將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蘇子美云。吳中渚茶野醞。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遂終此不去焉。

林德祖慮云。余家伯父。自皇考泊諸父。奉王大母來居蘇。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為吾舊榜也。橫山之○寶華山之博士塢。吾家三世之所葬也。華山有智顯寺。宋紹聖四年。知樞密院事林希。請為功德寺。遂加慈嚴之額。林氏墳在寺後。

朱珣字永叔。隱君子也。鄉人罕識之。章丞相程光祿尤與之厚善。

穹三寺。有元章□□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免。不曾移徙。

林樞密家在寶華山下。故書手澤。多為人所得。余家藏其所書左傳訓練二帙。末有題字。姑蘇林子中借錄於家藏。

辛卯仲秋中澣大水霖雨不止。

紹興中有於古塚得外黃令高君碑。隸書殘闕。乃東漢高彪。漢書云。彪吳郡無錫人。為內黃令。帝勅同僚臨祖於上東門。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申屠蟠等。卒於官。史以外黃為內黃。誤矣。當以墓碑為正。隸釋云。紹興中。吳郡取土郭外而得之。今碑在郡齋。

章伯深淵言。吳中風俗。上元夜。鏡歌鼓吹喧街市。謂之旱刻船。

龍溪曾彥和收會稽賀方回鑄二家書最多。其子獻之朝。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校。二家並居郡中西山羊腸嶺。有彥和之父墓碑。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敏。明悟過人。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機事。皆預遙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張子賢聞之。公之族子閻彥和云。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鑿。山林所餘。唯合抱成圓。或擁腫樸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盡棟梁之材。折而為薪。莫敢如何。諸山皆空矣。亦草木一時

之厄耶。

宣和間。朱勔應奉為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人。弟勔。閤門宣贊舍人。汝舫。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締。繹。約。絢。緯。綬。並閤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閤門祗候。一時輦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初。其家悉追竄嶺表。

宣和癸巳春。勔採太湖鼇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孔。空數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有白公檣。世傳白樂天手植也。創造大舟。費錢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渠淺淤。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名神運昭功。數慶萬年之峰。是秋方至京師。詔置于艮嶽。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兵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六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移文俱捲入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也。欲走屯通惠鎮。為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於馬鞍山神曰。苟不獲。將得罪。必水而行。縣宰亦懼。乃作捍水以跣車涸之。畚鍤如雲。鑿數尺始得之。乃淪於泥中矣。

新唐書載張籍和州烏江人而張洎作張司業詩序云籍蘇州吳郡人二者無可考今烏江縣有張司業宅則疑傳載為是余因以詩集考之朝贈陸暢詩云共蹋長安街裏塵吳州獨作未歸身胥門舊業今誰在君過西塘為問人由是可知其為吳人無疑矣抑亦嘗寓居烏江也考韓文公文亦曰吳郡張籍

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按後漢蔡□傳亡命江海遠跡吳會註引會稽高遷亭內竹椽為□事又諸葛孔明說公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猶言吳越也蓋不特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即吳會也

吳人多謂人飲子唐韻云小飲大癡不解事者

慶曆間安定胡先生在吳學蘇子美被誣退居滄浪亭太常博士陳虞卿壯歲致仕而歸吳中人稱其賢胡先生以教子美以文虞卿以行名重天下

程若筠吳中道士善畫嘗召至京師

秀峰寺西二十里至三泖有福林寺寺門石幢刻唐咸通年人云上當慶忌尼寺蓋

寺舊名字已漫滅。

吳農忘五月甲申乙酉雨。雨則大水。諺云。甲申猶且可。乙酉怕殺人。

范至能有會散夜步詩云。忘却下樓扶我誰。接羅顛倒酒沾衣。貪看雪樣滿階月。不止籃輿步砌歸。步砌吳語也。

雕簷綺戶。倚晴空如畫。曾是吳王舊臺榭。自浣沙去後。落日平蕪。行雲幾斷。見花開
花謝。淒涼闌干外。一簇江山。多少圖王共爭霸。莫問愁金杯潑潑。對酒當歌。歡娛地。
夢中興亡休話。漸倚遍西風。晚潮生明月。裡鷺鷥背人飛下。余每登姑蘇臺。讀潘
堅柱間羽仙歌。輒徘徊不忍去。元統三年冬。郡守濟南張侯。修此臺。易去舊柱。遂不
復存。庭堅淳祐中。嘗為浙西茶鹽司。諱幹鄧道樞字庭叔。綿州人。端平甲午。隨魏文
靖公。舟下瞿塘峽。越五年抵吳。

僧妙應者。俗姓童。鄉人呼為童和尚。妙於刻石。居龍興寺。嘗摹廬山王翰須菩提像。
刻寺中。其碑陰作天台五百尊者。筆法奇古。又於虎丘作石觀音像。亦佳。淳熙中人。
五柳堂者。胡公稷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故址。所謂臨頓里是也。

楊懿儒字彝父。其先浦城人。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子友夔。字舜韶。有文行。許

彦周云。舜韶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閭閻城南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可傳世也。

孫實字若虛。郡人。少負俊聲。特好滑稽。談笑有氣。壯遊鄉校。同舍多出田里。家富。以孫之貧。不甚加禮。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因作牛秀才賦。嘲之。腰帶垂頭。尚有田單之火。幘頭脚上。猶聞甯戚之歌。賦成。聞者絕倒。是時樂圃先生朱長文。為州學教授。命其父責之。遂憤。適京師。入太學。登第而歸。仕至朝奉大夫。知光州卒。

丁晉公自光州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諸孫德隅傳。亦工四六。

鄭宣徽戡字天休。居目半橋橫山。

林槩字叔平。本長樂人。徙居吳。有子六人。曰希字子中。旦字次中。邵字才中。穎字傳中。相繼登科。其二早卒。希知樞密院事。謚文節。旦為殿中侍御史。邵為顯謨閣學士。謚正肅。穎為光祿卿。希之子虞。中詞科。旦之子處。亦登第。有文行。邵之子處。賜出身。為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氏云。

王仲言聞之陳齊之云林叔平神宗朝老儒也子希旦邵穎中擅克業叔平歿時有二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長兩兄乃拆其名示不忘父訓也曰希旦邵穎後皆為聞人號衣冠名族。

葉少蘊云今言平江府為吳下灌嬰傳云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吳郡蓋平江府也下槩言之猶援言援下教言教下爾。

潘勺字叔治登第為吳興都掾絕意祿仕遍遊天下佳山水有雁蕩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終始之義也後果以癸日卒甲日葬。

葉少蘊云吾鄉有老儒方深者字子通能詩嘗為王荊公所知用意精苦所居陋巷終日閉門遇有詩思即又閉其室步行其中引手瞑目如與人語或空中搏拏跳躍故里人戲之為方鬼子通嘗徑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詩壁間云何年兀突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清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去何須問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如此釋仲殊一日訪子通留詩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樹東依舊青氍無長物只除松檜養秋風可見其清簡云。

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父侁字復之。取林大卿旦之女。大雲處之妹。與瑩中交甚密。瑩中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遊定夫。深得治氣養心。行已接物之要。故其子亦為道學之士。齊之因外家居於步里。終日閉門研究經史。號唯室先生。有步里客談。漢唐論。行于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號二陳云。章氏本建安人。邨公之後。徙居於吳縣者。士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兩地屹然。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方。

吳郡城北。有一大塚。在官塘之西。相傳為唐相陸宣公墓。故其地名陸墓。水名陸塘。淳熙間。有於墓旁得遺刻。與所傳合。郡人周虎。張震發。皆記其事。或者謂公雖郡人。生於嘉興寶華寺。乃公故宅。自貶忠州。別駕。薨於忠州。其喪不曾還吳。按忠州圖經。陸宣公墓。在至虛觀南三十步。豈嘗葬於此。又謂公已歸葬。而忠州特設虛彌。郡治之東。有和令坊。今名槐樹巷。或以為楊和國存中所居而然。非也。按圖經。唐季已有此名。紹興初。楊始籍為園。垂三十年。楊方建封和國。雖事偶合。亦先兆也。

史發運宅。在帶城橋。淳熙初。宅成。計其費一百五十萬緡。僅一傳不能保。僦直十萬緡。不就售。後為丁季卿一萬五千緡得之。紹定末。丁又不能保。趙汝來為浙西提

刑官。占為百萬倉糴場。故老說發運初歸時。舳艫相銜。凡舟自荊門。直接至其家用。發運司案紙黏窗者。黏麪六七石。自後僅易目前耳。萬卷堂環列書厨。寫本居多。始則論斤。賣為故紙。其後勢家。每厨止得十千。席捲而去。

范雎字伯達。在太學。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學官見之。以為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京師。學者至今為模範。入館。除秘書郎。成象成大。即其子也。紀聞亦載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杯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以樂一杯為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矣。郭氏竟售其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及三世後。絕無有售之者。紀聞亦載

張震發字元龍。郡人。嘉定七年。袁省榜進士。廷傑漢之曾孫也。

孫仲益守郡日。戶口已四十三萬。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為。其詩冲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紀聞亦載

姚齊字子齊。郡人。淳熙二年進士。

張字季安。

陳少臯字舜卿

朱冲微時常以賣藥為業。後其家稍溫。易為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貲。交結權貴。然亦能以濟人為心。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周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製衲取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花石綱。凡園林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浙人畏之如虎。花石綱經從之地。巡護防送。遇橋梁則撤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為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直揚楚泗。有轉搬倉。綱運兵。各據地方。不相交趣。勔既進花石。遂撥新壯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搬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建雙節堂。又畫徽宗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御宴。徽宗親握其臂。弟姪數人。皆結姻帝族。夤緣得至顯官者甚衆。勔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綺為幕。罩覆其上。每花飾金為牌。標其名里。凡園夫畦子。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為山者。朝釋負檐而暮紆金。如是者不可勝計。園中有水閣。作九曲路。以入春時。

縱婦女遊賞。有迷其道者。設酒食邀之。或遺其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檢估其家貲。有黃發勾者。素與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園。所謂牡丹者。皆折以為薪。每一花牌。估價值三錢。勔誅之。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詰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謔詞云。朱勔之葬其父。盛飾一奴一僮以殉之。奴僮不知其死也。忻忻然從而入壙。靖康大饑。郡人怨毒入骨。劫其壙而碎其骨。初入壙門。見白骨二具。猶志之曰。此奴僮也。紀聞亦載秦檜妻之弟王。字顯道。紹興初。知府事。峻於聚斂。酷於用刑。然其施為。亦有可取者。兵火之餘。故墟瓦礫山積。乃錄入城。出必載瓦礫以培塘。人以為便。石之破碎者。積而焚之。以泥官舍。不賦於民。而利有餘。報覺寺。其私家祠也。黃堂前鎔錢鑄大士像。人不敢言。每刺血置酒中。食之。以求補益。未幾疽發于背而死。

葉少蘊云。吳人俚語。若等人易得。人易得醜。愚鄙亦甚有理。

徐敦立言。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于前輩文集中。余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矣。談論蕭散。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未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葉

左丞大愛之。

潘兌悅之。吳人仕徽宗為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人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勔護喪歸葬鄉間。傾城出送。而潘人不往。潘之祖塋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於潘。潘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藉以薰天之勢。潘一切之。勔歸京師。果愬于上。御筆奪之。已而諷御史誣之以罪。而褫潘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

龔敦頤字養正。和州人。兵部侍郎原之曾孫。居於郡中。有史學。念元祐諸臣。及建中靖國圖書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甯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為。漫不可考。慨然屬意求訪遺闕。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籍者。三百九人。而書于編者。三百五十人。其不可考者。四人而已。淳熙七年。周益公大修國史。薦之。得旨。給筆札。寫以進。後七年。洪景廬以翰林學士領史事。復薦之。得上州文學。

郊僑字喬年。元豐中。人有幼學警悟。

章字季思。其先州人。中徙蒲城。後因高祖葬吳。遂為郡人。祖父皆隱居不仕。季思嘗問學於朱文公。隱居白屋。出入徒步。人稱之曰。聘君。貴之也。平生足跡。不越州。

境而四方之人無不知有章李思士大夫過吳以不見為愧其為人慕如此作詩至多遇紙即書書成人人取去以□□終身不厭年七十八以疾終於家將卒時其正寢梁木折壤有聲人皆異之郡人胡淳從李思學歲時致醪醴新味其卒之日淳即檢其所遺書內壙中淳字以初。

姑蘇李璋敏於戲調偶赴鄰人小席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旁既進食璋視主人之前鮭魚特大璋即謂主人曰璋與若蘇人也每見人書蘇不同不知魚在左邊是在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從便移易耳璋引手取主人之魚示眾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權移過右邊一座輟飯而笑之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題遊之壁云大丞相再從姪某人至璋題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

李璋繼至

後一事見紀聞錄

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亦宜花古稱長洲茂苑以苑目之蓋有由矣吳中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貴重焉寓居諸玉皆種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盛者唯藍叔成提刑家最好事有花三千株號萬花堂嘗移得洛中名品數種如玉盃白景雲紅瑞雲紅勝雲紅間金□之類多以遊宦不能愛護輒死今

唯勝雲紅在。其次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長安給事。成居仁太尉。吳謙之待制家。種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發運家。亦有五百株。如畢推官希文。韋承務心之屬。多則數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習以成風。穀雨為花開之候。置酒招賓。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日。父老猶能言。不問親疎。為之看花。今之風俗。雖不如舊。然大槩賞花。則為賓客之集矣。

方臘之起郡中。令保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范無[□]率府學諸生。冠帶夜行。用大燈籠。書一絕句於其上云。自古輕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如今^{□□□}周室忍使書生作夜行。太守聞之。亟為罷去。盛章作守。頗慢士。范因元夕府會。作寶鼎硯詞。遺之。極蒙嘉獎。遺以酒五百尊。其詞至今傳播。紀聞亦載

甫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後有祠堂。蓋唐時物。咸淳間。有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中。則滿腹皆其詩文親藁也。寺僧訟於郡。時郡守倪普深怒之。遂責盛子而更塑其像。雖少雪天。隨之怒辱。而無復當時之腹藁矣。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元功尚書之妹。姬也。俊雅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弈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

范文穆公成大。晚歲卜築於盤門外十里。蓋因閨閭所築越來溪之故基。隨地勢高下。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盛。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所謂姑蘇臺。前後相距亦止十里耳。孝宗御書石湖二字。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湖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成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大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尚多。一時勝士賦詠。無不鋪張之美。乾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必大以春官去國。過吳。公招飲圃中。夜分。題名壁上云。吳臺越壘。距門才十里。而陸沉於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微舍人始創別墅登臨。要○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閔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也。公為之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

黃端冕家有白鹿巖。梅溪鹿苑臺銘記云。維定武九年八月日。銘記人晉○和七年。歲在辛亥三月十九日。平原內史陸機建立華陽真逸○。字畫蓋王逸少。端冕以為視此刻。則瘞鶴銘為右軍書無疑矣。

端冕名纓。其先建安人。吳光福寺中○。榮直秘閣。端冕宣和末。屢上書言。時李相綱為行營使。榮居幕府。遭亂還鄉。紹興初。有文名。其後有名簡字元勉。博學強記。善談吐。能○詩。文樂府。所著有東浦集。雲墅談。雋弟司理。緯字師文。善醫。有奇才。喻子才。